

# 劉思復 (一)

蔡澤



劉思復，後來又改師復，出生於廣東香山（中山），聰明異常，又勤求學問，因此，十五歲那年便參加童子試，得補博士弟子員。不過，這時候國裏已經發生一種新潮，

許多人在講求「新學」，指出入股文是一種亡國弱種的文學，叫大家不要學它。劉思復是個聰明人，一聽到這種言論，便覺到新學的重要，馬上放棄了原來的學問，致力於科學的研究，因此，對於算術等學，都有心得。

一九〇二年壬寅，同鄉徐桂，同族兄弟劉樹杭，都是歡喜新學的人，而且有志改良社會，因此，劉思復跟他們合在

一團。在石岐組織一間演說社，提倡改革，引起本縣人士注意，投到他這邊的學生，不知多少。四〇，一，十二

不久，劉思復又不理頭腦的神書們反對和阻撓，創辦一間女子學堂，教育婦女，促進女子教育。

一九〇四年甲辰，到日本留學，認識革命黨人更多，對於革命運動更熱烈擁護。

一九〇五年乙巳秋天，中山先生從歐洲到日本東京，組織中國同盟會，劉思復加入了這一革命組織。不久，劉思復到橫濱，跟李植生學習炸藥的製造方法。

一九〇六年丙午夏天到秋天之間，中山先生決定了在廣東發動革命軍事，有幾十個留日的廣東學生，回國工作，劉思復便是其中的一個。

# 劉思復 (二)

駱洋客



當時香港有  
一家叫「有所謂  
報」的，改名「  
東方報」，編輯  
出版，由謝英伯  
和陳樹人等主持  
。知劉思復寫  
文章相當了得，  
特約他爲東方報  
寫作。劉思復對  
於這個工作甚歡  
喜做的，於是他就留在香港，  
聽候機會的來臨了。

劉思復到了香港沒有多久  
，由於朋友的介紹，認識了安  
國女學生黃丁湘田，由於彼  
此都具有革命大志，終於訂下  
了婚約。

一九〇七年丁未春天，同  
盟會香港分會特在上海普慶坊  
設立機關，輪來往廣州和各地  
的革命黨人寄宿。因爲服務軍

界的黨人郭人潭、趙聲等，率  
領到廣東，担任軍政事務  
，中山先生也派許雪秋到子  
瑜等，在潮州惠州兩地，策動  
革命軍事。因此，來來往往的  
人極多，住在外邊旅館有些不  
便也。在劉思復居住的，還  
有劉思復、廖平子、汪精衛等  
幾個。

同是二三月左右，潮州惠  
州的革命軍事，將要爆發，革  
命黨人認定：廣東都督岑春煊  
，水師提督李準，敵視革命黨  
人，諸多阻撓，如果能夠除去  
一個，就能夠消除若干阻力，  
而且增加黨人的聲勢。因此，  
有人勸議推舉執行人員，負責  
這一工作。劉思復很早就有這  
一個懷抱，而且研究爆炸品有  
了相當經驗，頂好担任這個工  
作。於是提出願意負責的意見  
，大家也認爲適當不過。

# 劉思復 (三)

黎洋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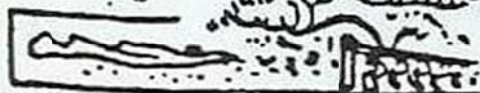
劉思復正式接受了委任之後，因為中國日報四樓環境較好，選作秘密製造炸藥的地方，後來又因為試驗炸藥不很便當，又搬到寶聯坊那樓。一天，劉思復正在用水銀製造炸藥，不知如何，突然爆炸起來。當堂炸傷面部，這一工作也隨之暫時擱起。

劉思復受傷之後，因為澳門方面對他治療較為便利，從香港到澳門就醫，經過一個時期，才把創傷弄好，於是繼續從事這種危險的製造工作。並且同李紀堂到他青山農場去試驗彈藥成績。當時與中會黨人鄧蔭南在澳門開闢農場，經營畜牧業，李紀堂也繼起購買

公地數百畝，大規模經營農牧。因為農場地畝僻靜，革命黨人常常利用牠做躲避的地方，這才劉思復試驗炸彈，也看中了這個地方。因為這一地方附近山頭，常常有採石工人在峭山爆石，隆隆之聲，大家都聽得慣了，假如試驗一兩個炸彈，是不會惹起旁人注意的。所以這是一個最理想的試驗炸彈地方。試驗那天，李紀堂就親自駕着小輪船來接劉思復及其他同志們前去，整條食物招呼妥當。

當時，劉思復想響應潮州惠州兩地革命軍舉行動，到廣州去炸擊岑春煊和李準。後來因為面部的創傷還要治理，擱到四月下旬然後進行。在廣州找尋適當地點，由香港機關派出黨人朱執信，馮谷山，張伯喬等，幫助劉思復進行。

# 香港掌故



舉派幫助劉  
恩復。張谷山先  
生廣東人，縣人  
，在縣教書，熱  
心革命事業。該  
縣不遺餘力當時  
他正在廣州城內  
，到省城租得一間  
鳳陽街，設一  
長安書局公所，  
作爲運動軍界學  
界參加革命隊伍的機關，所以  
叫他以便幫忙劉恩復。

第二個舉派幫助劉恩復進  
行的，是張伯喬。他是廣東番  
崗人，和胡漢民，朱執信，汪  
精衛是東京速成政班同學  
。回國之後，在香港廣州兩地  
，傳播革命黨人秘密消息，極  
爲成功。他的家在制台前（廣  
州市中區）的張大夫第，革命  
黨人常來往，這個地方聞名

張谷山和張伯喬舉派之後  
，一同到香港找劉恩復接洽進  
行步驟，參加會議的，有胡漢  
民，李紀堂，馮自由，劉鏡杭  
。劉恩復的族兄，決定：李  
準剛好從汕頭班師回廣東沒有  
多久，必須馬上給他一點利害  
，作爲革命黨人的示威，打擊  
官軍的士氣，由張谷山負責在  
鳳陽街左右地點找一僻靜的  
地方，作爲實行暗殺的機關。  
張伯喬負責偵查李準每天來往  
必經之路，準備投他一彈。決  
定之後，兩張分別回廣州進行  
，那天是四月廿六。

不久，劉恩復接到張伯喬  
報告，說李準在每月初一日和  
十五日兩天，天還沒亮就到總  
督署去拜見總督，不乘車也不  
離轎，坐的是一匹高頭大馬  
，飛一小時馳過，如果在路上要  
截他，必然成功。劉恩復不再  
等他回信，馬上在十九那天早  
上，生解到廣州。

上，生利美店。

# 劉思復 (五)

監譯



劉思復到了廣州，張谷山在鳳翔醫院裏選了一間偏僻的房舍給他居住。一切停當之後，劉思復馬上同張谷山到警署和水師行合兩個機關的四周道路，詳細觀察一番。因為張

伯喬的家是在制台衙門，李準的一往一來，都給清楚知道，約定五月初一日那天的早上，一見李準到警署的時候，馬上到鳳翔醫院給他一個暗號，這樣，他就可以等候李準到來的時候給他一顆炸彈了。

不過，事情往往出乎意料之外，當五月初一日那天早上，張伯喬一看到李準坐馬進去警署之後，急忙趕到鳳翔醫院

門外報信，但是，這時候劉思復還不曾準備好，而李準已經坐馬從警署回去水師行台。劉思復所用的炸藥和鐵彈，是由在香港那時做好的，運到廣州去是選一國幣機帶的，彈是一種螺旋式，使用的時候，要把藥粉和砂混在一起。然後配上鐵殼。這天因為劉思復起床遲，裝配的時間又長。雖然已配製成可用的炸彈一枚，但要多裝一枚得用。以免有失，但是，在配製第二枚的時候，鐵殼外面纏絲的紋上，剩下一點炸藥，因旋轉時候的磨擦，發生熱力，馬上發生爆炸，猛烈巨響，震動屋瓦。劉思復自當其衝，當堂炸傷面部和左手五指，鮮血直冒，頃刻之間，變成一個血人，張谷山聽到巨響，知道不妙，馬上走去看他，只見他渾身不動。

儒賢  
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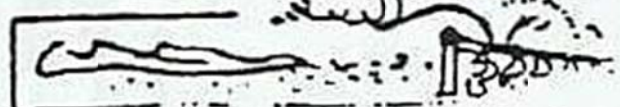
# 劉思復

四〇一九

(六)

陸洋客

## 香巷掌故



道。

當時床頭的洋面上放着一只已經造好的炸彈，劉思復馬上叫張谷山搬到外

張谷山知道不妙，馬上做了一個手勢，叫他不聲張，自己翻身跑了出去。飛跑向鄰近的國強醫院，請求院長任漢持馬上前往急救，等任漢持答應了，張谷山又跑回鳳翔醫院去看劉思復，見他已臥在床上，還懂得人事，就對他說：「醫生快要到來，看你不必憂慮，但所有重要東西，應即收拾收拾，免給匪黨知道。」

面，放，劉思復叫別處碰到硬的東西，放緊點手脚，拿到浴缸裏，便不必懼怕。張谷山照吩咐，把炸彈放好。這時候，任漢持醫院的學生，工友已經聚集在一起，看個究竟，街上站崗警察也聽到一點風聲，跑來查究。任漢持也帶了醫學生周演明，陳逸川，黃又慶西，搬備藥物前來救傷。劉思復對任漢持自認是三水人李德山，但怎樣受傷，不便說出，而且有變土在場，更不能透露出來。

警察聽到這個，心裏明白，衝口而出的說：「待我去報告警局辦理。」張谷山聽到這句話，知道大禍就在眼前，連忙借意走開，前往豪賢街朱執信那裏去報告。自己已改穿了別種衣服，劉去報警，先到佛山，然後找路回香港，以免牽連。朱執信也動身回香港，向總部報告，請派救護救劉思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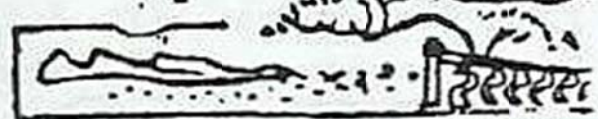
僑軍  
戰事

# 劉思復

(七)

驚洋客

香港掌故



當時國強醫院的醫生陳逸川在觀察劉思復傷狀的時候，發覺床前一籃藤籃裏，放有兩口鐵彈，心裏明白這是革命黨人的秘密，又看見床上席下壓着幾封信，他想，如果給警察拿去，這是一種證件。因此，趁人不覺，取出放在自己的口袋裏。

這時候，警察方面已經來了大批警官探員，分頭查究，結果，因為查獲鐵彈，懷疑是革命黨人的機關，警察首長（巡警道）趙小湛，叫人把劉思復送到輔美醫院救治，等他的創傷醫治好才

究辦。

劉思復給送進醫院之後，醫生恐怕他的傷勢影響全身，把劉思復的左手下卸剝掉，然後小口為他醫理。香港方面的革命黨人接到經過報告之後，胡漢民、李振堂、馮自由等開會，商量救辦法，由馮自由派出幾個男女黨員，到廣州活動，聯絡輔美醫院的侍役，設法把劉思復從醫院後門水道救出。但是，進行了幾天之久，還沒有眉目，因為警察方面嚴密監視，無從下手。

當時李準得到一個情報，說鳳閣醫院的爆炸案和日已的性命有關，所以主張嚴辦此案有關人物，但因張谷山無法捕拿，轉移目標向鳳閣醫院的宿舍，派出大隊軍警，包圍鳳閣醫院的宿舍，大搜一番，沒有什麼搜出，但是，其中有一個是華洲靈高華埠華英日報記者崔通約給伍漢特的人，說及「今日欲謀革命非革命思想普及人心不可！」認爲是最好證據。

僑民  
軼事

# 劉思復

(八) 繫洋客



伍漢持因此給警察抓進了監獄。伍漢持當時仍在法政學堂念書，校長夏同龢，和教員葉夏聲等，認為冤枉，和名醫伍漢持具保，因此警察方面恢復伍漢持自由行動。

這時候，劉思復的傷創得名醫悉心調治，逐漸康復，祇是失掉左手的五指，面部以前在香港試驗炸彈曾經創傷過一次，現在再加上若干傷痕，更表出他是個革命黨的地下英雄，祇要看了他的傷痕，就要表示敬仰。

劉思復出院之後，負責研究這宗案子的有關當局，提出劉思復研究了好幾次，都沒有頭緒。因為他一口咬定是三水人李德山，因為試驗化學，以致爆炸受創。這樣，他始終不肯把自己的真姓名道出來，以免牽累。

不久，劉思復的未婚妻丁湘田到廣州探監，廣州的報紙才推測這李德山就是劉思復，而劉思復到此也不再隱，承認他是劉思復。

但是，因為警察當局沒有辦法找出證據來證實他有什麼關於革命的企圖，祇好判處劉思復回押待查，劉思復於是給解回香山（中山）縣原籍，監禁在香山縣城的監獄。不經不覺半牢坐了兩個年頭。

到巳酉年夏天，陳景華從滬羅回香港，馮自由以他和巨紳江孔殷有交誼，特託陳景華設法救出劉思復。諱（未完）

傳記

# 劉思復

(九)

黎洋客



江孔殷答應了陳景華的請託，替劉思復向有關方面說話，這樣，劉思復便恢復了自由，回香港去。同照會接到消息，籌備盛大的歡迎會去迎接這個革命英雄。歡迎會在跑馬地愉園舉行，到會的客人極多。劉思復回香港之後，大家都不張他身體，等待時機，再出來為國家民族效力。劉思復從此在香港又住了三年，在這悠長的歲月里，他真心研究一種新鮮的學說，這是巴黎新世紀報提倡的「無政府主義」，極有心得。

到一九一一年辛亥八月，革命軍在武昌起義，廣東方面的革命黨人，又起來進

行響應，劉思復和其弟彭林君復這一個人，策動駐紮在香山（中山）前山的新軍起義，稱為「香山軍」。兵向廣東進發，企圖跟廣州友軍會師。後來知道張鳴岐已解開風而逃，胡漢民已奉任廣東都督，於是停止進軍，解除兵權，到杭州西湖白雲麓休息了幾個月。

在這期間，劉思復覺到成功後的革命黨人對於權利二字太認真，決心宣傳他研究所得的無政府主義學說。開始，他創設了一家鳴學社，發刊宣傳文字，後來又和莫紀彭林直勉這一班人，在廣州東園，設立心社，糾集同志，定下了戒約十二條：一不食肉。二不飲酒。三不吸煙。四不用僕役。五不婚姻。六不稱族姓。七不做官。八不坐轎和手車。九不做職員。十不入黨。十一不做軍人。十二不奉宗教。

民國二年八月，龍濟光封閉心社，劉思復往上海，出版民聲雜誌，鼓吹無政府主義和世界語。民國四年三月死。僅三十一歲，葬西湖孤山側。

儒賢  
軼事

# 劉思復

(十一)

緊洋客

香老掌故



我寫劉思復將完，編者歸來完璞道人寄給他一信，「我也說說劉思復」。他給編者的信有說：「昨日劉思復先生後人來稱：貴報所載劉思復事跡不符，頗有出入，囑璞以思復同學之誼，另寫一篇，以補正之。」因為這是劉先生後人說的，又是劉先生和同學同志寫的，自然比我從各方面一鱗半爪搜集得來的完備得多。但我寫的相信也有百分之九九是事實，祇有詳畧不同而已。現在把完璞道人寫在下面：

▼我也說說劉思復（完璞道人）予與思復為童年時書房中之同學。有

四五年之久。他家是中山縣石岐一巨室，有二百餘年歷史。邑人呼為水樓。因屋內有鉅大水塘，中築鐵耳高樓，四面臨水，花木繁盛。劉氏聚族而居。不下百餘人，思復父親炳常伯，為一通儒，聘其學友鄧仲平先生設帳家中。以經史詩古文詞教授思復，及其胞兄紹康，一號亦宋。從兄紹欽，一號樹杭。紹貞，予為鄭先生介來附讀，思復兄弟姊妹十人以上，俱其母太夫人一人所出，思復名紹祺，號子麟，時年十五，予則十七，炳常伯以世姪視予。一堂融洽，無異至親。思復常呼予為叔而不名，願讀書之聰穎，思想之高超，同學輩莫不敬望其肩背，年十七，已入縣學第十名，江蘇莊經寬之子來宰本邑，倡言辦理新政，時及其子出外演講，予輩以新少年自命，遂組織新社於城內鄉公祠，思復為首，予附和之，招致省中新志士李雅思何子陶等來邑演講，鄭先生亦贊同之。並聘英文算學教授來館授課。每試，思復必冠其曹，鄭彼岸先生常閱報社，參預演說，演詞中竟及排滿革命，一邑嘩然，未幾思復樹杭及予等東渡日本，思復僅留數月，先行返國。

僑資  
戰事

# 劉思復

繫洋客

△我也說說劉思復（完璞道人）

其倡革命，首重實行。

營告予曰，我發革命，與異族專制政府作殊死戰，倘用得其當，一炸彈之力，勝於十萬雄師，曾留廣州，居亞舍巷旅館，因製彈台藥不慎，轟去左手，隨為伍漢特圖。思復時半昏迷，陳逸川為圖強，生，在側檢視，曾識思復，遂移房內往來信件等，陰取以去，追案，重移醫院，將其左手截斷，疾將愈，予與林君復謀使林去之，適丁湘田女士卒，林復疾，並遺以小說，俾思復床還，不圖李準，暗探時伺左右，觀思復床

上小說書面，有香港安懷女學藏書圖記，益疑為革命黨人，星夜帶回復於南海縣獄。縣令鄭榮，昔為宜香山縣宰，識思復於放試中。日愛其才，於是一水李德山即香山劉思復。傳聞中，幸無革黨任何証據，遂移繫邑以待查，彼輩創香山旬報於石岐，思復於獄中時為民族主義文字，名淨惡室隨筆，送旬報登載，丁湘田女士初為安懷女校高材生，校長即鍾君庭女士，今儲大鍾博可長夫人也。思復以謝伯少介，為安懷教員，因識湘田，後成愛友。思復生平主戀愛自由，廢夫妻婚姻制，後組心社，即以此定為社章，與湘田女士實無婚約，然謂思復一生，丁女士外，無第二愛友，其篤守主義，不肯苟且，有如此者，思復祖母少年撫孤守節，深通文詞，守節後末嘗以一字示人，於諸孫中，最愛思復，思復亦愛其祖母，逾於諸所親，事後嘗對予言，當年自承三水李德山者，懼為祖母所知，傷厥心，以二事觀之。乃母為一篤於情之人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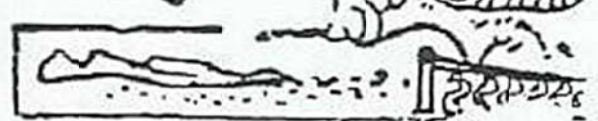
僑報

# 劉思復

緊洋客

（十三）  
我也說說劉思復（完與道人）

香港掌故



思復軍事實。貴賓行，凡事居主動地位，未嘗受人指使，自居被動，出獄後避居港澳，號召同志，組東方暗殺團，效俄國虛無黨行動。李熙斌、朱述堂、潘賦西，及殺李準殉難之林烈士等，俱為團員。思復隱以首領自居，指揮一切，諸團員亦敬仰其人。服役不稍片，團員參加，先在外國工作，至相當時間，始得與團機密，凡初入團時，其儀式使坐黑布帳幕，內燃一燭，肅靜不聞聲響，坐者澄心淨慮。深思一小時，自問為國犧牲，確無遺憾，無後悔，其狀有如釋家參禪。

思復與之談話或辯論士數次，觀察無訛，然後始準加入，引為同志，至宣告敵人死刑，執行之人，以執照定之，其中經費，悉由團員捐助，或自行籌措，李熙斌至破產助之，並不受任何人贊助。或與黨道異，粵東光復後，其思想行動，每與黨道異趣，即胡汪亦不能與之合。惟朱欽信陳炯明甚敬重之，其對予始終親厚，予嘗濟以小款，然畏其嚴正肅穆，雖小事不得絲毫通融，且絕無嗜好，予惟有衷心敬佩之，誠所謂畏友也矣。

心社初成立於東園，修遷西關，社章宣言不設社長，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坐車輻，不用傭役，不飲酒食肉，終身茹素，廢除姓氏，廢除婚姻制主戀愛自由，凡個人生活之行動，均由社中人分工合作，如出版之事，自撰稿以至排印發行送閱，分由社友任之，予與謝某伯常相過從，談笑之頃，戲呼思復為社長，呼謝某為四嫂，言外謂其事實與社章違背也。

劉思復

# 劉思復

(十四)

繁洋客

我也說說劉思復（完瓊道人）

思復日中工作甚忙，其人雖只一手，然動作靈敏，過於兩手人，卒以過勞，得肺病告終於上海醫院，葬西湖邊，彼岸之弟佩剛輯師復文存。梓而行之，思復又號師復。又有淨慧室居士，廖士，丹水等筆名。

思復實具文學天才，早年創作文字，除極端發揚民族主義，爲漢族復仇外，同時適於漢學，訓詁考據，常行出色，乾嘉間之樞學大家。如段戴莊王等輩，無以遠過，其旁通內典，熟讀佛書，尤其餘事，彼岸先生於中山文獻，載其獄中證記數種

，如淨慧室隨筆中之造字時代之男女平等觀，佛教之四恩，揚漢，悲宋，改經號，詮文性，啼孔氏，吊三老，又寒柏於廣言，其中有開世道人心，至今猶爲救時之良藥者，錄之以見其真，曰，今日之新志士，政治則崇拜歐美，道德則畧私德而侈言公德，學說重功利，非堯舜邊沁達爾文，即神經揚朱，登台演說，口如懸河，報紙文字，執筆能爲三五篇，詩詞摹擬，則定菴維肖，屯今日之新志士也，賴此輩以救國，譬猶鴛鴦胎使行千里，擊朽木使肩大厦耳。

今之新社會，有教員焉，有辦學務辦自治之員紳焉，有新聞記者焉，有某某社員，某某會員焉，有出洋留學生焉，有何科何科若進士舉人焉，光怪陸離，目不暇給，一言以蔽之曰，鼓名死利，非汲汲提倡士節，振厲廉耻，不出十年，中國必亡於歐美。」（已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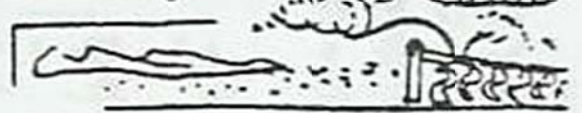
僑資  
戰事

# 劉思復

(十五)

黎澤容

香港掌故



黎澤容先生：

讀 大華劉思復一文，

覺夫段脫漏有較重者，特提供於先生如下：

(一) 思復先生於龍濟光所壓迫，並不是前往上海，乃是隨將印刷機械搬移於廈門及沙灣，仍然出版『民聲』。全部著述排印封寄，皆由其弟妹及一二友人共同

寫『劉思復』畢，

即有完瑣道人補充正誤於前，繼有一弓先生提供拾遺於後，至可感佩。甚盼知劉先生事跡尤其是知丁洲田女士事跡者，見教一二，以揚革命先烈功勳！亦錄一弓先生來書於後：

工作，不假外人。其校對極嚴謹，苟發見一錯字，雖全篇印就，亦寧毀於火亦不使其流傳於外。

(二) 思復先生之英文程度不甚高深，但稍習世界語亦極暢通，故民聲附印之世界語，由其一手翻譯，並親自排版，與各地世界語同志交換刊物，溝通文化，至為廣大，刊物所至之地，工人學子，莫不人手一編，閱讀而後，有感至立將商販結束，轉向農村生活者，而南洋工友更多改行素食，迄今仍堅持不變者。

(三) 思復先生與江亢虎辯論共產主義，其立論明晰，文筆公允，無絲毫詭辯，深為學者所稱許，並因其言論述述有力，『五四』運動，由是而發生。今之『新民主主義』人物如毛澤東吳玉章，也受此影響。是故民聲絕版而後，其信箱號數迄數年年後猶有郵件收取不輟也。

又關於民聲雜誌有不可湮沒者如此，其他恕不述，謹祝  
四〇、一、廿七  
一弓。一月廿四日

僑資  
軼事

# 劉思復

(補充資料) 黎洋記



關於劉思復先生，我寫完之後，得完璞道人加以補充，更爲詳盡，昨天又得張文先生來信，補充二三事，並叫我們問問劉石心和鄭彼岸兩先生，我們希望劉鄭兩先生見報之後，供給我們一點資料，表揚先烈，幸甚幸甚！現將張先生寫給我們的，載在下面：

僑僑軼事『劉思復』

一則，謹將所知一二以告：(一)師復出獄原因：(A)思復在獄中代中山縣長(似係假稱)，作一篇『改良監獄芻議』該縣長得一條嘉獎，故對師復出獄，多多幫忙。師復在中山監獄時間很多(約二年)舍

下又在監獄側，文又係他姻親及同志，故時到獄看他，他因係隻手，往往雜務，須人幫忙，幸獄中的囚犯，都受他感化，所以他所到的地方，也很乾淨，甚至手足上的鎖鍊，也雪白如銀，大獄中人之漂亭者也。(3)當師復將出獄時，鄭彼岸先生一名伯瑜，號岸父，鄭繼關先生之子，配剛兄之胞弟也，他有一弟，忘其名，在中山獄吏，有縱囚獄吏請兩姓岸，便知其詳。去北平叩關，當時助彼岸的係徐桂先生。

四、一、廿九

(二)湖田君於師復死，保存其著作，預備出版，後因財力不繼，將全部送交陳競存(炯明)，陳當時湊了女十三二千元生活費，湖田方免於凍餒，後一到上海，詳情可函問劉石心(上海世界書局)，寓彼岸(中山縣政府轉)，文當時在校課餘，追隨他們，所知不及彼岸豐富也。祈恕草草。

五一，一，廿八。

傳賢  
轍事

# 劉思復

(補充資料) 驚洋客



明信片一經雨水灑濕，藍黑墨水溶化，字體即走樣也。

## 關於師復先生的家世

師復先生之父爲劉炳常先生，曾到東北隨其叔劉若虛辦商務，陳順常——簡慈爲巡撫時期，卒於香港北角英皇道（時劉石心在港親視合殮），他一妻生七子六女

關於劉師復先生的生平張文生，（昨誤認植張文——先生知之頗多，這幾天他高興極了，一連把「師復先生的家世」，「師復先生的修養與著作」，「師復先生的死因」各節寄來，並且親自寫信給中山鄭彼岸先生，請他提供資料，告訴讀者，表彰先烈，我們謹致謝意！）如蒙續寄，祈封好郵下，因

其第五子也。文常到炳常世伯處，時見他執石心之手，對石心云：「你二兄不幸早世，四兄師復許身爲國，家學之傳，實在於你。」石心對中文、字學，亦頗有造就，在陸軍速成時，手不釋卷也。後得稚暉先生之助，留學巴黎，今則主理世界書局。（石心乳名紹榮）四。一。世一女六人，長曰紹萍，適鄭佩剛，（彼岸兄弟）次紹蓉，獨身不嫁，三紹娥（無爲）適黃雄一，四紹桃，適章譽慈，五闕子，適崔敬陽教授，六女嫁留美工程師

第六子紹寬（抱真），高師英文部修業，從事報界，因言論激烈，未幾，溺死井中，至今死狀未明，一疑案也。

第七子紹寬，（梵聲）曾受梁冰絃先生（他對於革命會盡力不少）詳細講其子所著——中國地理模型社——陶溶，至今在報界，亦頗有貢獻，他如鵲聲先生，林直勉，其紀彭等史畧，諸函問彼岸。

儒賢  
軼事

# 劉思復

(補充資料) 驚洋客



明信片一經雨水灑濕，藍黑墨水溶化，字體即走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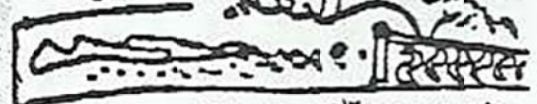
## 關於師復先生的家世

師復先生之父爲劉炳常先生，曾到東北隨其叔劉若虛辦礦務，陳順常——簡慈爲巡撫時期，卒於香港北角英皇道（時劉石心在港親視合殮），他一妻生七子六女。

關於劉師復先生的生平，張文生，（昨誤認植張文——先生知之頗多，這幾天他高興極了，一通把「師復先生的家世」，「師復先生的修養與著作」，「師復先生的死因」各節寄來，並且親自寫信給中山鄉彼岸先生，請他提供資料，告訴讀者，表彰先烈，我們謹致謝意！）如蒙續寄，祈封好郵下，因

其第五子也。文常到炳常世伯處，時見他執石心之手，對石心云：「你三兄不學早世，四兄師復許身爲國，家學之傳，實在於你。」石心對中文、字學，亦頗有造就，在陸軍速成時，手不釋卷也。後得雅暉先生之助，留學巴黎，今則主理世界書局。（石心乳名紹榮）  
女六人，長曰紹萍，適鄧佩剛，（彼岸兄弟）次紹蓉，獨身不嫁，三紹娥（無爲）適黃雄一，四紹桃，適章警愁，五勵予，適崔敬陽教授，六女嫁留美工程師。  
第六子紹寬（抱真），高師英文部修業，從事報界，因言論激烈，未幾，溺死井中，至今死狀未明，一疑案也。  
第七子紹寬，（梵聲）曾受梁冰絃先生（他對於革命會盡力不少）詳細講其子所善——中國地理模型社（陶溶，至今在報界，亦頗有貢獻，他如鵬聲先生，林直勉，莫紀彭等史畧，請函問彼岸。

# 香客掌故



## 僑商劉思復

補充資料 繫洋客

師復先生入獄經過

入南海獄時

事：師復先生由日本回，與李憐庵，張仲熙，陳伯全，林君復，鄭彼岸等創辦開報社于中山石岐西門李憐庵住宅，隨辦一女學堂，在廣州聘黃曲九女師爲教員租

民房爲校舍，其後學生日多由創辦人當義務教員，欲以姚爺庵爲校舍，但被中庵寺，均爲虎紳狼吏所包容，內中黑幕斃跡，筆難盡述，姚爺庵當然不能獨清，當時鄭榮（當時他爲縣長）反對師復提議，師復直斥其非，鄭榮恨之甚，故師復在廣州製炸彈失事，適鄭榮爲南海縣令，向李準進危言，逮師復入獄，但南海獄經已改良，而中山監獄，則異常淤暗，爲鄭榮所深知，故提解師復回岐，當起解時，鄭榮對師復說：「你的案件，是無關重要，你暫回中山，在中山覓人保釋，便可恢復自由矣。」但中山紳

耆何玉銘，與鄭榮同一作風，反對改建姚爺庵爲女校事，玉銘亦其中之一，不允爲他保釋，故師復回岐後，鄭榮設法指揮獄吏，將師復床位，位在一羣患肺病者之中，師復之染瘴肺病，是由這樣得來的，此事係文生在獄中見師復時所親見，非誣鄭榮也。（張文生）

權賢  
戰事

# 劉思復

(補充資料) 繁洋客

## 師復先生姓名的轉變



師復考縣試時，名劉子麟，及東渡日本，加入同盟會時，易名劉思復，及清社既屋，遂改爲師復，廢除姓氏「劉」字，蓋他爲心社發起人，應守社約，加以人有姓氏，於是有大姓欺壓小姓之事，而一姓之中，又強房欺凌弱房，廢姓則永無此患，可以治國平天下矣，且其父姓A而母姓B，所生之子當姓B，而古人之姓氏，是傳意定的，傳云：「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臣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魯隱公）命以字爲展氏」見左傳隱公八年，可見姓氏民是可有可無，甚至有不如無，呼以牛則應之曰牛，呼之以馬則應曰馬，於我固無毫髮損，且見其豁達大度也。

舉世之人，有許多是趨炎附勢的，中山且有入族之例，願爲我者，金而來，或頭高占，勢位顯赫，則長老倒屣以迎，頃刻便爲我之族人矣；又有出族之罰，凡在族中行爲不端，爲父兄兄弟所不容，則在通衢大巷，標貼長紅，其姓氏，不復以爲同宗，而遙遙棄胃，曹即曹參第幾世孫，袁世凱爲廣東籍，真是大大的笑話。中山劉族，素以大族見稱（中山諺語云：中山劉，黃，鄭，殺人不償命）今日產生一位革命偉人師復，以爲劉邦復生，於是於肉送到三份四份，稱劉氏常先生，爲太老爺，劉氏子姪，均以王謝自矜，於是有一自稱爲「有功臣國者兄弟姊妹」申請

官費留學，而所謂又居然有效者（此事有真實憑據，但其人尙存，且甚顯赫，諱名以存忠厚，又免開罪姻親也），辱沒師復甚矣，師復鄙而惡之，特發長函，告之劉族父老，自行出族，並登報與劉族脫離關係，自認爲一世界公民，是則凡稱之爲「思復」，或「劉思復」者，均未解師復先生之心也。（師復有知，見大作或有敬贈更正之求歟？）四〇、二、四

（張文生）

Martiro de Anarchismo



像遺生先復師

La Portreto de S-ro Sifo

轍車

# 劉思復(一)

(補充資料) 繫洋客

師復先生對汪精衛婚事獻議



精衛與第一夫人劉氏之離合：汪精衛與劉氏之婚約，係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的，及精衛在日本加入同盟會，(即國民黨前身)清政府下令通緝，劉小姐的父親，因與精衛有翁婿關係，受清政府譴責，逼令交人，劉翁為自身安全計，宣佈與精衛解除婚約，但劉小姐本從一以終之義，極力反對，誓死不從，且毅然投考某醫校學醫，且通信精衛，否認其父解除婚約之舉，精衛得着這個消息，以為無妻一身輕，對於宣

傳革命，更為努力。(當時他確係公爾忘私，戀愛不忘救國，真不料其一變再變，竟為日人利用，為虎作倀，代禍祖也。)及後精衛到南洋星加坡宣傳，穿著一件藍布長衫，在通衢鼓吹革命，當時在星加坡，穿長衣的人，少之又少，甚至穿反領西裝的人也少，最時尚的穿中山裝，拖木屐，但精衛不是中山裝也沒一襲的人，他之所以特意穿藍布長衫，就是好怪。凡事不近人情者，鮮有不為大好惡。頗復於此，已心鄙其人，知其工於投機取巧，求達目的時，不擇手段，并非正人君子矣。陳璧君係在學生時期，頭腦簡單，又因求偶心切，下課回家時，聽著精衛長篇大論，甚為佩服，為精衛講革命史，是相當豐富透闢的，璧君受著他的感動，歸家轉告其父陳翁，添枝添葉，陳老先生亦為之動容。(張文主) 四〇，二一，一五

儒賢  
軼事

# 劉思復

(補充資料) 蔡洋客

師復先生對汪精衛婚事獻議

當地華僑愛護祖國，是

非常懇切的，又不忍拒絕愛女哀求，開會歡迎精衛。陳老先生是南洋殷商，埠中人對他相當信仰，知其歡迎精衛，聞風而來者人山人海，精衛一時受寵若驚，演說時特殊賣力，從此聲價十倍，所以精衛在南洋清勢力，比國父孫中山還強。歸君更愛其其人，已心曠神怡終身心，精衛係一介寒儒，資濟時虞缺乏，壁君知其然也，時時暗中幫助之，於精衛不知不覺中，把鈔票放在他的袋裏，精衛

知之爲不知。泰然受之無愧。是以精衛口袋，變了點金石一設，鈔票源源由天外飛來，所以當時流言，有「汪精衛荷包，無中生有」一語，可見精衛不能受臨財毋苟得之戒矣。其後他北上謀炸橋政王載，失事，也得囑咐父女二人財力，得免於死，精衛對着紅顏知己，情根日種日深，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當時精衛，把劉氏忘記得一乾二淨。及至革命成功，精衛欲謀室家之好，人選當然係歸君一人，但壁君尊範，是不堪承教的，那裏比得上劉小姐端莊婀娜，但劉小姐失歡於父，財力遠不及壁君，惟劉小姐又苦苦牽纏，兩婦之間難爲夫，精衛對於熊掌與魚，兩者不能兼有。斯時師復創設心社，精衛又爲進德會主動人，所以精衛把這問題，請師復代爲解決，師復主張精衛放棄雙方，以待他日轉變。(張文生)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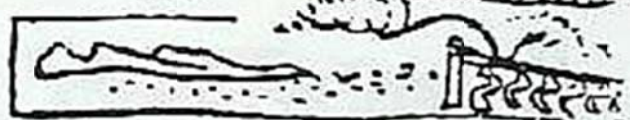
鐵軍

# 劉思復

(補充資料) 繫洋客

師復先生對汪精衛婚事獻議

香港掌故



但精衛深溺情海，又被  
璧君銀彈所攻，萬事不如孔  
方兄，卒與璧君結合，婚後  
璧君撥出巨款，傾助精衛創  
辦中華書局於中江，今則中  
華遍設分館於各地，與商務  
書館抗體分庭，爭長雄矣。  
璧君雖短於貌，而其為人  
也少有才，英語，國語，說  
得也很流利，故其操縱手段  
，也相當了得，她挾着金錢  
與厚恩以臨精衛，精衛從此  
不但不叛，詐願納福，實則已  
是財色兼收，而劉氏則渡其  
孤寂之歲月，師復於此，更  
歸精衛拜金，對他交情日淡矣。

當時文生亦係心社之一員，少年慕少  
艾，情關一很難過的，遂與內子黃燕君訂  
婚，當時得着師復來信，內云：……文  
生文生，師復祇知有真理，不知有人情，  
你係心社之一員，竟不守社約而訂婚，他  
日叛國賣友，實基於此……於此可知師復  
剛直，不吝逆耳忠言，然師復之死，就是  
死於太直，師復殆未知明哲保身之道歟？  
其後文生為『民聲』宣傳，又因『掘尾龍  
傳』一稿，（此文係平夫平夢平滑的，文  
生抄錄，後龍濟光封殺拿人，黃冷翹與毛  
先生，劉先生三人被捕，文生漏網，毛先  
生死於彈下，一為濟光通緝，從此逃難香江  
，流離於港，澳，申，鄂。及日人襲港，內  
人燕君始與文結合，小離鄉老大回，這  
時我們兩人，已成一雙老坑，龍福遠不及  
精衛驕君，幸不至受萬人唾罵耳。

(此節完)

(張文生)

